

儒林外史

图文本



〔清〕吴敬梓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

卷之十

第十回

第十回



儒林外史



图文本

〔清〕吴敬梓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8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14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22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28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35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42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48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54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60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66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72
第 十 三 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78
第 十 四 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84
第 十 五 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90
第 十 六 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96
第 十 七 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02
第 十 八 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08
第 十 九 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13
第 二 十 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19
第 二 十 一 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24
第 二 十 二 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129
第 二 十 三 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135
第 二 十 四 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141

儒

林

外

史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147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153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159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164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170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175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181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187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193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199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205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210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216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222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228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233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239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245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251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256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261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267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273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279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285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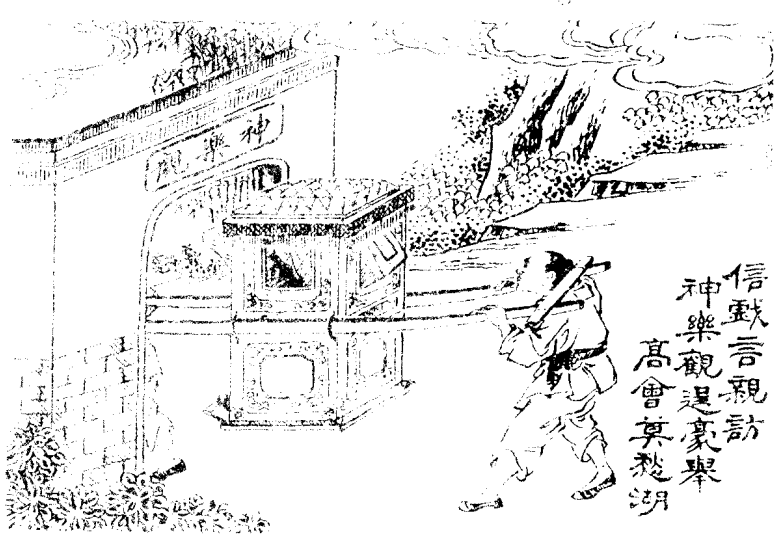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295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299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305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310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317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323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话说杜慎卿同季苇萧相交起来，极其投合。当晚季苇萧因在城里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赶进城去了。鲍廷玺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买酒与他吃，就问他：“这季苇兄为人何如？”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便是小的内侄女儿，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杜慎卿听了，笑了一笑，记在肚里，就留他在寓处歇。夜里又告诉向太爷待他家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胜叹息；又说到他娶了王太太的这些疙瘩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过了一夜。

次早，季苇萧同着王府里那一位宗先生来拜。进来作揖坐下，宗先生说起在京师赵王府里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凤洲、于鳞，都是敝世叔。”又说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说同宗考功是一家，还是弟兄辈。杜慎卿不答应。小厮捧出茶来吃了，宗先生别了去，留季苇萧在寓处谈谈。杜慎卿道：“苇兄，小弟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方才这一位宗先生，说到敝年伯，他便说同他是弟兄，只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这一个潦倒的兄弟！”说着，就捧上饭来。

正待吃饭，小厮来禀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慎卿道：“你叫他进来何妨！”小厮出去领了沈大脚进来。杜慎卿叫端一张凳子与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脚问：“这位老爷？”杜慎卿道：“这是安庆季老爷。”因问道：“我托你的怎样了？”沈大脚道：“正是。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因老爷人物生得太齐整了，料想那将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来说。如今亏我留神打听，听得这位姑娘，



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还多着半分。今年十七岁。不要说姑娘标致，这姑娘有个兄弟，小他一岁，若是妆扮起来，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也没有一个赛的过他！也会唱支把曲子，也会串个戏。这姑娘再没有说的，就请老爷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罢，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脚应诺去了。季苇萧道：“恭喜纳宠。”杜慎卿愁着眉道：“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事怎的？”季苇萧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先生怎反如此说？”杜慎卿道：“苇兄，这话可谓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

季苇萧又要问，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帖子，走了进来，说道：“外面有个姓郭的芜湖人来拜。”杜慎卿道：“我那里认得这个姓郭的？”季苇萧接过帖子来看了道：“这就是寺门口图书店的郭铁笔，想他是刻了两方图书来拜，先生叫他进来坐坐。”杜慎卿叫大小厮请他进来。郭铁笔走进来作揖，道了许多仰慕的话，说道：“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抚、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管家们出去，做的是九品杂职官。季先生，我们自小听见说的：天长杜府老太太生这位太老爷，是天下第一个才子，转眼就是一个状元。”说罢，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子，里面盛着两方图书，上写着“台印”，双手递将过来，杜慎卿接了，又说了些闲话，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来，向季苇萧道：“他一见我，偏生有这些恶谈，却亏他访得的确。”季苇萧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

当下收拾酒，留季苇萧坐。摆上酒来，两人谈心。季苇萧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么？”杜慎卿道：“小弟无济胜之具，就登山临水，也是勉强。”季苇萧道：“丝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听之可也；听久了，也觉嘈嘈杂杂，聒耳得紧。”又吃了几杯酒，杜慎卿微醉上来，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苇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个‘情’字！”季苇萧道：“人情无过男女，方才吾兄说非是所好。”杜慎卿笑道：“长兄，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有鄂君绣被的故事。据小弟看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季苇萧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么？”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又与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多愁善病！只为缘慳分浅，遇不着一个知己，所以对月伤怀，临风洒泪！”季苇萧道：“要这一个，还当梨园中求之。”杜慎卿道：“苇兄，你这话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园中求，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岂不大错？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间，相感于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叹道：“天下终无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一身侠骨！”说着，掉下泪来。

季苇萧暗道：“他已经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因说道：“先生，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不是梨园，也不是我辈，是一



个黄冠。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像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案道：“只一句话该圈了！你且说这人怎的？”季苇萧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爱才的紧。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在他面前自觉形秽，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与他。长兄，你会会这个人，看是如何？”杜慎卿道：“你几时去同他来？”季苇萧道：“我若叫得他来，又不作为奇了。须是长兄自己去访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里？”季苇萧道：“他在神乐观。”杜慎卿道：“他姓甚么？”季苇萧道：“姓名此时还说得，若泄漏了机关，传的他知道，躲开了，你还是会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包在一个纸包包里，外面封好，交与你，你到了神乐观门口，才许拆开来看，看过就进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这也罢了。”

当下季苇萧走进房里，把房门关上了，写了半日，封得结结实实，封面上草个“敕令”二字，拿出来递与他，说道：“我且别过罢。俟明日会过了妙人，我再来贺你。”说罢去了。杜慎卿送了回来，向大小厮道：“你明日早去回一声沈大脚，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去看那家女儿，要到后日才去。明早叫轿夫，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吩咐已毕，当晚无事。

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熏了香，将季苇萧写的纸包子放在袖里，坐轿子一直来到神乐观，将轿子落在门口。自己步进山门，袖里取出纸包来，拆开一看，上写道：

至北廊尽头一家桂花道院，问扬州新来道友来霞士便是。

杜慎卿叫轿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就在前面一个斗姆阁。那阁门大开，里面三间敞厅：中间坐着一个看陵的太监，穿着蟒袍；左边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唱生旦的戏子；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里吹唱取乐。杜慎卿心里疑惑：“莫不是来霞士也在这里面？”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不见一个出色的。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也平常，又自心里想道：“来霞士他既是自己爱惜，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

来到桂花道院，敲开了门，道人请在楼下坐着。杜慎卿道：“我是来拜扬州新到来老爷的。”道人道：“来爷在楼上。老爷请坐，我去请他下来。”道人去了一会，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那道士下来作揖奉坐，请问：“老爷尊姓贵处？”杜慎卿道：“敝处天长，贱姓杜。”那道士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杜慎卿道：“便是。”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忙叫道人快煨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杜慎卿心里想：“这自然是来霞士的师父。”因问道：“有位来霞士，是令徒？令孙？”那道士道：

“小道就是来霞士。”杜慎卿吃了一惊，说道：“哦！你就是来霞士！”自己心里忍不住，拿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么意思，摆上果碟来，殷勤奉茶，又在袖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慎卿没奈何，只得勉强看了一看，吃了两杯茶，起身辞别。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门，问明了：“老爷下处在报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实盘桓几日。”送到门外，看着上了轿子，方才进去了。杜慎卿上了轿，一路忍笑不住，心里想：“季苇萧这狗头，如此胡说！”

回到下处，只见下处小厮说：“有几位客在里面。”杜慎卿走进去，却是萧金铉同辛东之、金寓刘、金东崖来拜。辛东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刘送了一副对子，金东崖把自己纂的《四书讲章》送来请教。作揖坐下，各人叙了来历，吃过茶，告别去了。杜慎卿鼻子里冷笑了一声，向大小厮说道：“一个当书办的人都跑了回来讲究《四书》，圣贤可是这样人讲的！”正说着，宗老爷家一个小厮，拿着一封书子，送一副行乐图来求题。杜慎卿只觉得可厌，也只得收下，写回书打发那小厮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择三日内过门，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

次日，季苇萧来贺，杜慎卿出来会。他说道：“昨晚如夫人进门，小弟不曾来闹房，今日贺迟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曾备席，不曾奉请。”季苇萧笑道：“前日你得见妙人么？”杜慎卿道：“你这狗头，该记着一顿肥打！但是你的事还做的不俗，所以饶你。”季苇萧道：“怎的该打？我原说是美男，原不是像个女人。你难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这就真该打了！”正笑着，只见来道士同鲍廷玺一齐走进来贺喜，两人越发忍不住笑。杜慎卿摇手叫季苇萧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饭。

吃过了饭，杜慎卿说起那日在神乐观，看见斗姆阁一个太监，左边坐着戏子，右边坐着道士，在那里吹唱作乐。季苇萧道：“这样快活的事，偏与这样的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卿道：“苇萧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议。”季苇萧道：“甚么希奇事？”杜慎卿问鲍廷玺道：“你这门上和桥上共有多少戏班子？”鲍廷玺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里想做一个胜会，择一个日子，捡一个极大的地方，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来，一个人做一出戏。我和苇兄在傍边看着，记清了他们身段、模样，做个暗号，过几日评他个高下，出一个榜，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贴在通衢。但这些人不好白传他，每人酬他五钱银子，荷包一对，诗扇一把。这顽法好么？”季苇萧跳起来道：“有这样妙事，何不早说！可不要把我乐死了！”鲍廷玺笑道：“这些人让门下去传。他每人又得五钱银子，将来老爷们替他取了出来，写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门下不好说，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与大老官，也多相与出几个钱来。他们听见这话，那一个不滚来做戏！”来道士拍着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见个识面。不知老爷们那日可许道士来看？”杜慎卿道：“怎么不许？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请了到席。”季苇萧道：“我们而今先商议是个甚么地方？”鲍廷玺道：“门下在水西门住，水西门外最熟。门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里又宽敞，又凉快。”苇萧



道：“这些人是鲍姑老爷去传，不消说了，我们也要出一个知单。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头，鲍老爹去传几日，及到传齐了，也得十来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罢。”杜慎卿道：“苇兄，取过一个红全帖来，我念着，你写。”季苇萧取过帖来，拿笔在手。慎卿念道：

安庆季苇萧、天长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会。通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书名画知，届期齐集湖亭，各演杂剧。每位代轿马五星，荷包、诗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艺双绝，另有表礼奖赏。风雨无阻。特此预传。

写毕，交与鲍廷玺收了。又叫小厮到店里取了百十把扇子来，季苇萧、杜慎卿、来道士，每人分了几十把去写。便商量请这些客。季苇萧拿一张红纸铺在面前，开道：宗先生、辛先生、金东崖先生、金寓刘先生、萧金铉先生、诸葛先生、季先生、郭铁笔、僧官老爷、来道士老爷、鲍老爷，连两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这两位名字，写起十一幅帖子来，料理了半日。

只见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带了一个人，挑着一担东西：两只鸭、两只鸡、一只鹅、一方肉、八色点心、一瓶酒，来看姐姐。杜慎卿道：“来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见礼。杜慎卿拉住了，细看他时，果然标致，他姐姐着实不如他。叫他进去见了姐姐就出来坐。吩咐把方才送来的鸡鸭收拾出来吃酒。他见过姐姐，出来坐着，杜慎卿就把湖亭做会的话告诉了他。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出。”季苇萧道：“岂但，今日就要请教一只曲子，我们听听。”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来，吃了一会。鲍廷玺吹笛子，来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只“碧云天”——《长亭饯别》，音韵悠扬，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众人吃得大醉，然后散了。

到初三那日，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众客也渐渐的来了。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是单上画了“知”字的，来叩见杜少爷。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众戏子应诺去了。

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熏风，吹得波纹如縠。亭子外一条板桥，戏子装扮了进来，都从这桥上过。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让戏子走过桥来，一路从回廊内转去，进东边的格子，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当下戏子吃了饭，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极新鲜的褶子，一个个过了桥来，打从亭子中间走去。杜慎卿同季苇萧二人，手内暗藏纸笔，做了记认。

少刻，摆上酒席，打动锣鼓，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也有做“请宴”的，也有做“窥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纷纷不一。后来王留歌做了一出“思凡”。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舡，搭了凉篷，挂了灯，都撑到湖

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采，直闹到天明才散。那时城门已开，各自进城去了。

过了一日，水西门口挂出一张榜来，上写：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郑魁官；第二名，灵和班小旦葛来官；第三名，王留歌。其余共合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鲍廷玺拉了郑魁官到杜慎卿寓处来见，当面叩谢。杜慎卿又称了二两金子，托鲍廷玺到银匠店里打造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特为奖赏郑魁官。别的都把荷包、银子、汗巾、诗扇领了去。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这个吃了酒，那个又来吃，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余，复多韵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话说杜慎卿做了这个大会，鲍廷玺看见他用了许多的银子，心里惊了一惊，暗想：“他这人慷慨，我何不取个便，问他借几百两银子，仍旧团起一个班子来，做生意过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里效劳，杜慎卿着实不过意他。那日晚间谈到密处，夜已深了，小厮们多不在眼前，杜慎卿问道：“鲍师父，你毕竟家里日子怎么样过？还该寻个生意才好。”鲍廷玺见他问到这一句话，就双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吓了一跳，扶他起来，说道：“这是怎的？”鲍廷玺道：“我在老爷门下，蒙老爷问到这一句话，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门下原是教班子弄行头出身，除了这事，不会做第二样。如今老爷照看门下，除非恳恩借出几百两银子，仍旧与门下做这戏行，门下寻了钱，少不得报效老爷。”杜慎卿道：“这也容易，你请坐下，我同你商议。这教班子弄行头，不是数百金做得来的，至少也得千金。这里也无外人，我不瞒你说，我家虽有几千现银子，我却收着不敢动。为甚么不敢动？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中了，那里没有使唤处？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而今你弄班子的话，我转说出一个人来与你，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你却不可说是我说的。”

鲍廷玺道：“除了老爷，那里还有这一个人？”杜慎卿道：“莫慌，你听我说。我家共是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这是我的伯父。赣州府的儿子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他名叫做仪，号叫做少卿，只小得我两岁，也是一个秀才。我那伯父是个清官，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而今你在这里帮我些时，到秋凉些，我



儒

林

外

史

送你些盘缠投奔他去，包你这千把银子手到拿来。”鲍廷玺道：“到那时候，求老爷写个书子与门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这书断然写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独做，自照顾人，并不要人帮着照顾。我若写了书子，他说我已经照顾了你，他就赌气不照顾你了。如今去先投奔一个人。”鲍廷玺道：“却又投那一个？”杜慎卿道：“他家当初有个奶公老管家，姓邵的，这人你也该认得。”鲍廷玺想起来道：“是那年门下父亲在日，他家接过我的戏去与老太太做生日。赣州府太老爷，门下也曾见过。”杜慎卿道：“这就是得狠了。如今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管家王胡子，是个坏不过的奴才，他偏生听信他。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你将来先去会了王胡子，这奴才好酒，你买些酒与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说你是太老爷极欢喜的人，他就连三的给你银子用了。他不欢喜人叫他老爷，你只叫他少爷。他又有个毛病，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像你受向太老爷的恩惠这些话，总不要在他跟前说。总说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大老官，肯照顾人。他若是问你可认得我，你也说不认得。”一番话，说得鲍廷玺满心欢喜。在这里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天气凉爽起来，鲍廷玺问十七老爷借了几两银子，收拾衣服行李，过江往天长进发。

第一日过江，歇了六合县。第二日起早走了几十里路，到了一个地方，叫作四号墩。鲍廷玺进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脸，只见门口落下一乘轿子来。轿子里走出一个老者来，头戴方巾，身穿白纱直裰，脚下大红绸鞋，一个通红的酒糟鼻，一部大白胡须，就如银丝一般。那老者走进店门，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说道：“韦四太爷来了！请里面坐。”那韦四太爷走进堂屋，鲍廷玺立起身来施礼，那韦四太爷还了礼。鲍廷玺让韦四太爷上面坐，他坐在下面，问道：“老太爷上姓是韦，不敢拜问贵处是那里？”韦四太爷道：“贱姓韦，敝处滁州乌衣镇。长兄尊姓贵处？今往那里去的？”鲍廷玺道：“在下姓鲍，是南京人，今往天长杜状元府里去的，看杜少爷。”韦四太爷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鲍廷玺道：“是少卿。”韦四太爷道：“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我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虽是雅人，我还嫌他尚带着些姑娘气。少卿是个豪杰，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长兄吃了饭一同走。”鲍廷玺道：“太爷和杜府是亲戚？”韦四太爷道：“我同他家做赣州府太老爷自小同学拜盟的，极相好的。”鲍廷玺听了，更加敬重。

当时同吃了饭。韦四太爷上轿，鲍廷玺又雇了一个驴子，骑上同行。到了天长县城门口，韦四太爷落下轿说道：“鲍兄，我和你一同走进府里去罢。”鲍廷玺道：“请太爷上轿先行，在下还要会过他管家，再去见少爷。”韦四太爷道：“也罢。”上了轿子，一直来到杜府，门上人传了进去。

杜少卿慌忙迎出来，请到厅上拜见，说道：“老伯，相别半载，不曾到得镇上来请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韦四太爷道：“托庇粗安。新秋在家

无事，想着尊府的花园，桂花一定盛开了，所以特来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过茶，请老伯到书房里去坐。”小厮捧过茶来，杜少卿吩咐：“把韦四太爷行李请进来，送到书房里去。轿钱付与他，轿子打发回去罢。”请韦四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巷内，曲曲折折走进去，才到一个花园。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当请韦四太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这两树桂花就在窗格外。韦四太爷坐下，问道：“娄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娄老伯近来多病，请在内书房住，方才吃药睡下，不能出来会老伯。”韦四太爷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侄已经把他令郎、令孙都接在此侍奉汤药，小侄也好早晚问候。”韦四太爷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还有些蓄积，家里置些产业？”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赣州，把舍下田地房产的账目，都交付与娄老伯，每银钱出入，俱是娄老伯做主，先君并不曾问。娄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两，其余并不沾一文。每收租时候，亲自到乡里佃户家，佃户备两样菜与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样，才吃一样。凡他令郎、令孙来看，只许住得两天，就打发回去，盘缠之外，不许多有一文钱，临行还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们私自送他银子。只是收来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极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问。有人欠先君银钱的，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家里仍然赤贫如洗，小侄所以过意不去。”韦四太爷叹道：“真可谓古之君子了！”又问道：“慎卿兄在家好么？”杜少卿道：“家兄自别后，就往南京去了。”

正说着，家人王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红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进来。杜少卿看见他，说道：“王胡子，你有甚么话说？手里拿的甚么东西？”王胡子走进书房，把手本递上来，禀道：“南京一个姓鲍的，他是领戏班出身。他这几年是在外路生意，才回家。他过江来叩见少爷。”杜少卿道：“他既是领班子的，你说我家里有客，不得见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罢。”王胡子说道：“他说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定要当面叩谢少爷。”杜少卿道：“这人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么？”王胡子道：“是。当年邵奶公传了他的班子过江来，太老爷着实喜欢这鲍廷玺，曾许着要照顾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说，你带了他进来。”韦四太爷道：“是南京来的这位鲍兄，我才在路上遇见的。”

王胡子出去，领着鲍廷玺捏手捏脚一路走进来。看见花园宽阔，一望无际。走到书房门口一望，见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里，头戴方巾，身穿玉色夹纱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黄，两眉剑竖，好似画上关夫子眉毛。王胡子道：“这便是我家少爷，你过来见。”鲍廷玺进来跪下叩头。杜少爷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礼？”起来作揖，作揖过了，又见了韦四太爷。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鲍

廷玺道：“门下蒙先老太爷的恩典，粉身碎骨难报。又因这几年穷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来叩见少爷。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求少爷恕门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人王胡子说，我家太老爷极其喜欢你，要照顾你。你既到这里，且住下了，我自有道理。”王胡子道：“席已齐了，禀少爷，在那里坐？”韦四太爷道：“就在这里好。”杜少卿踌躇道：“还要请一个客来。”因叫那跟书房的小厮加爵，“去后门外请张相公来罢。”加爵应诺去了。

少刻，请了一个大眼睛黄胡子的人来，头戴瓦楞帽，身穿大阔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象，进来作揖坐下，问了韦四太爷姓名。韦四太爷说了，便问：“长兄贵姓？”那人道：“晚生姓张，贱字俊民，久在杜少爷门下。晚生略知医道，连日蒙少爷相约，在府里看娄太爷。”因问：“娄太爷今日吃药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问，问了回来道：“娄太爷吃了药，睡了一觉，醒了，这会觉的清爽些。”张俊民又问：“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鲍朋友。”说罢，摆上席来，奉席坐下。韦四太爷首席，张俊民对坐，杜少卿主位，鲍廷玺坐在底下。斟上酒来，吃了一会。那肴饌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极其精洁。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脍了蟹羹。众人吃着。韦四太爷问张俊民道：“你这道谊，自然着实高明的？”张俊民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不瞒太爷说，晚生在江湖上胡闹，不曾读过甚么医书，却是看的症不少，近来蒙少爷的教训，才晓得书是该念的。所以我有一个小儿，而今且不教他学医，从先生读着书，做了文章，就拿来给杜少爷看。少爷往常赏个批语，晚生也拿了家去读熟了，学些文理。将来再过两年，叫小儿出去考个府、县考，骗两回粉汤、包子吃，将来挂招牌，就可以称儒医。”韦四太爷听他说这话，哈哈大笑了。

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禀道：“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请县主老爷，请少爷去做陪客。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胡子应诺去了。

杜少卿向韦四太爷说：“老伯酒量极高的，当日同先君一吃半夜，今日也要尽醉才好。”韦四太爷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话，不好说。你这肴饌是精极的了，只是这酒是市买来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坛酒，今年该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还在？”杜少卿道：“小侄竟不知道。”韦四太爷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夫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说：‘我家里埋下一坛酒，等我做了官回来，同你老痛饮。’我所以记得。你家里去问。”张俊民笑说道：“这话，少爷真正该不知道。”杜少卿走了进去。韦四太爷道：“杜公子虽则年少，实算在我们这边的豪杰。”张俊民道：“少爷为人好极，只是手太松些，不管甚么人求着，他大捧的银与人用。”鲍廷玺道：“便是门下，从不曾见过像杜少爷这大方举动的人。”

杜少卿走进来，问娘子可晓得这坛酒，娘子说不知道；遍问这些家人、婆娘，都说不知道。后来问到邵老丫，邵老丫想起来道：“是有的。是老爷上任那年，做了一坛酒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说是留着韦四太爷同吃的。

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来的二十斤酿，又对了二十斤烧酒，一点水也不搀。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来少爷不要吃！”杜少爷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丫拿钥匙开了酒房门，带了两个小厮进去，从地下取了出来，连坛抬到书房里，叫道：“老伯，这酒寻出来了！”韦四太爷和那两个人都起身来看，说道：“是了。”打开坛头，舀出一杯来，那酒和曲糊一般，堆在杯子里，闻着喷鼻香。韦四太爷道：“有趣！这个不是别样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买十斤酒来搀一搀，方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这里，明日吃他一天，还是二位同享。”张俊民道：“自然来奉陪。”鲍廷玺道：“门下何等的人，也来吃太老爷遗下的好酒，这是门下的造化。”说罢，教加爵拿灯笼送张俊民回家去。鲍廷玺就在书房里陪着韦四太爷歇宿，杜少卿候着韦四太爷睡下，方才进去了。

次日，鲍廷玺清晨起来，走到王胡子房里去。加爵又和一个小厮在那里坐着。王胡子问加爵道：“韦四太爷可曾起来？”加爵道：“起来了，洗脸哩。”王胡子又问那小厮道：“少爷可曾起来？”那小厮道：“少爷起来多时了，在娄太爷房里看着弄药。”王胡子道：“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甚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那小厮道：“王叔，你还说这话哩，娄太爷吃的粥和菜，我们煨了，他儿子孙子看过还不算，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才送与娄太爷吃。人参铤子自放在奶奶房里，奶奶自己煨人参，药是不消说，一早一晚，少爷不得亲自送人参，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与他吃。你要说这样话，只好惹少爷一顿骂。”说着，门上人走进来道：“王叔，快进去说声，臧三爷来了，坐在厅上要会少爷。”王胡子叫那小厮道：“你娄老爹房里去请少爷，我是不去问安！”鲍廷玺道：“这也是少爷的厚道处。”

那小厮进去请了少卿出来会臧三爷，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几日不见。你文会做的热闹？”臧三爷道：“正是。我听见你门上说到远客，……慎卿在南京乐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乌衣韦老伯在这里。我今日请他，你就在这里坐坐，我和你到书房里去罢。”臧三爷道：“且坐着，我和你说话。县里王父母是我的老师，他在我跟前说了几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几时同你去会会他。”杜少卿道：“像这拜知县做老师的事，只好让三哥你们做。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不要，我会他怎的？所以北门汪家今日请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爷道：“正是为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师说明是请你做陪客，王老师才肯到他家来，特为要会你。你若不去，王老师也扫兴。况且你的客住在家里，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

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话。你这位贵老师总不是甚么尊贤爱才，不过想人拜门生受些礼物。他想着我，叫他把梦做醒些！况我家今日请客，煨的有七